

劉天擎詩二首

一蝶夢醒何妨

一帆千裏追白雲
輕山隱隱鎖夕陽
星月依舊浪花千變
大江何往過客惘然
愛恨成雙年華染霜
暮然回首又見淒涼
空流春水東風輕狂
看彩虹如煙獨來獨往
楓葉冷艷幾時為君歡
人在醉鄉渡情關
一蝶夢醒何妨

2006年4月

滿江紅

遙望神州，觀兩岸，獨統掀浪。
憶當年，血灑于水，你來我往。
阿裏山上繞神木，秦準河旁笑古今。
到如今，飛彈兩相峙，風雲惡。

和安在，惹戰端；民安在，何相煎！
嘆江山如雪梅香兩岸。何日中華同一夢，
舉杯言歡大地春。登長城，泛舟日月潭，齊天長。

2005年12月5日



學步

最近學步的印象停留在影片「大象男孩與機器女孩」，驚覺「這是我的一小步，卻是特教孩子的一大步」。學步的形容詞不祇可愛，加入了殷切期待的盈盈目光，影片裏頭以及影片外頭，同樣晶瑩。

我記不得自己學步的樣子，如果沒忘，我想是那縷站著看世界的憧憬以及急于竄高長大的熱望。那時候我還不知道，我長大了，父母會變老，外公外婆會離開。

求學過程中我總是全班女生短跑長跑第一名，站得穩、跑得快、飛得高，但我仍然想念那些不疾不徐地走、有人心疼我或是為我喝采的日子。有時會不要求我飛得好高好高，但要我反覆問自己「過得快不快樂？」用小時候「唱游課」的那種精神，開開心心地把生命角色高高舉起，輕輕放下，吟游人間。

耳聰目明如我，常像小王子的玫瑰花仗著兩根芒刺，以為就此看過一路日月星辰，還好，有人總幫我舔舐傷口，有時也換我當大手勾著別人絮絮叨叨，縱使跌倒了我知道毋須驚慌，倘若痛了，便歇一歇，重新學步。

——僅以這篇文章獻給曾拉拔我的大手，尤其是爸爸和姨婆。——

哥倫布讀者來稿



學步

辛怡歲 06/19/06

早春三月，北部俄亥俄州仍舊很冷。夜幕低垂，天空中飄着雨中的雪。我開車緩緩地行駛在回家的社區小路上。頭有點發脹，慢慢地梳理一下兒同V君吃飯交談的情形。V君是我十多年前讀MBA的同學。當時，一班二十幾個同學都是由各公司送來讀MBA的，大家年齡參差不齊，但都有較多的社會閱歷。畢業後，我們幾個同學都在一個城市，相處久了，慢慢成了朋友。我們每年聚一、二次餐，打幾次電話叙舊或交換各自的信息，算是典型的美國式朋友。她和丈夫都在投資公司工作，五個孩子都已成家立業了。在我們印象中他們是一對恩愛夫妻。

半年前的一天傍晚，她開車回家，發現丈夫竟不辭而別了。後來，她祇知道他有了新的住處，但不知在哪兒。可以想象她見到人去樓空後的震驚、茫然和失望。受到這般打擊，她住進了醫院，幾乎失去了生活的信心。半年來，她慢慢地恢復了正常的生活。我佩服她的不屈精神，也祝福她好好地生活下去。

窗外雨雪霏霏，路燈有點昏暗。兩側一棟棟小樓門窗裏透出了燈光。看着慢慢移向車後的門窗，它們聯通了外界。同時，也將每一個家同外界隔開，給家一個獨立的空間。每棟房屋裏面都意味着家。房屋是物質的，它用于躲風避雨，過冬，休息。家是精神的，是一個倫理的範疇，遠不是那幾間房子。房屋可以棄舊圖新，家卻不然，很少有散了的家能重建起來并且比舊的更好。家是每個人生活最習慣的地方，也是感情投入最多的地方。悠悠歲月，生活多舛。人生像一祇漂泊的舢板，

今年6月，我如願以償地來到了內蒙古自治區可什克騰旗烏蘭布統國家草原(塞罕壩上草原)。當汽車一行進河北省塞罕壩木蘭圍場這個國家森林公園，首先映入眼簾的便是群山起伏、樹木密布、景色宜人的木鬆林。如此規模龐大的人工生態保護林，別說是在河北，就是在全國的其他地區恐怕也不多见。

汽車沿着崎嶇的山路緩緩向前行駛着，爬上一段蜿蜒曲折的高山峻嶺後，經過吐力根河風景區，便進入了內蒙古自治區轄區的塞罕壩上草原。

優美的旅遊環境
當你置身于壩上草原，最令人欣慰的是，這裏的森林茂密蒼翠，漫山遍野長滿了白樺林，億萬棵粗細不等的白樺樹，一團團，一片片，鋪天蓋地。無論是生長在山丘或草地上，它們好像是特意選好了位置似的，千姿百態，亭亭玉立。穿梭在白色林海間，你就會忘掉一切煩惱和憂傷，自我陶醉在白樺林的懷抱之中...

夏天的草原，鬱鬱蔥蔥，尤其是山丘上的片片綠草，遠遠望去彷彿蒙古人擀制的絨氈，絨絨一片綠洲，一陣微風吹來，綠草婆娑，忽擺忽動，忽俯忽仰，百態輕柔，舞姿妙曼，巡巡碧浪卷向天邊，使大草原變得分外妖嬈。草原上的野花種類繁多，特別令人喜愛，當你走進綠地，仿佛一下子便置身于花的海洋中。上百種叫不上來名的野花，爭奇鬥艷，俏麗開放，使人流連忘返，萌生情趣。可謂是：風也含情，花也含笑！

善良熱情的蒙族人
遼闊的大草原，養育了善良、忠厚、淳樸、好客的蒙族人，他們世世代代與大草原和諧相處，可謂是人美、水美、風景美。近些年來，在黨和政府的關懷下，牧民們結束了多年艱苦的游牧生活，告別了世代繁衍的蒙古包，全部住進了煥然一新的磚瓦房，家家戶戶都看上了有錢電視。

家是生活的驚濤駭浪中惟一的避風港，也是真正的安身立命之處。家是情，是愛，又是一種沉甸甸的責任。出門在外，那怕是一天，對家人的牽挂，由此而引伸的“想家”是人自然而然流露的一種情感，一份難得的情愫。一個人若在外不想家，那麼現有的家對他(她)也就失去了家的意義。

前後的車都陸續地拐向一棟棟小樓，開車的人到家了。在外奔波和勞碌了一天，不如意的事常有八九，回家的人們都懷着不同的心情，興奮快樂或失望沮喪。當他(她)打開家門，期待的是什麼？而等待



夏訓茂

他(她)的又將是什麼呢？但願那種期待和等待是相似的。有的人似倦鳥歸林，熱切地盼望回家，等待的是天倫之樂，所有在外的疲倦和不快都能在家的寧靜，溫馨的氣氛中烟消雲散，為第二天的勞作養精蓄銳。這世上有很多東西是人們終其一生孜孜以求的，比如金錢和權力，人們都說它生不帶來死不帶走，但面對金錢權力炫目的誘惑，世上又有多少人能真正做到不為所動？許多人在金錢的石榴裙下，醜態百出；為了能爬上權力之樹，多少人機關

但他們那種剽悍、狂放、豪爽、熱情、好客的習俗一直延續至今，已成為蒙族人的光榮傳統。當你來到大草原，進入任何一家蒙古包旅遊景點，無論你是否住宿，主人都會打開門很熱情地把你讓進蒙古包內，為你端上一杯醇香可口的奶茶，不厭其煩地解答你提出的有關蒙族人生活習俗的各種問題。

烤全羊是蒙古族多年流傳下來的最



美麗的壩上草原

文江保 圖/文

隆重待客盛宴，每當遊客們要求享用，善良的蒙族人就會舉辦大型的篝火晚會，而做烤全羊所選用的羊，則是蒙族人裏羊群中百裏挑一最好的羊，他們樂于把它獻給尊貴的客人。粗獷豪爽的蒙族人，一邊飲酒，一邊為客人歌唱，使你在享用烤全羊的同時領略到蒙族人獨有的豪放和熱情。

富有傳奇色彩的景點傳說
大紅山腳下的將軍泡子風景區，是集草原、高山、沙地、湖泊、原始森林美景為一體的旅遊景點，昔日的古戰場，如今成了廣大攝影愛好者非常喜愛的采風之地。說起將軍泡子，它已有二百多年的歷史，而且還有一段傳說呢！

那是在大清康熙安北年間的一次戰鬥中，清軍大將佟國綱率部隊在大紅山下

算盡。而這世上也有很多東西是歲月帶不走的，其中有那蘊有真情與厚意的家。

有的人到了家門前，會被一種惆悵、焦慮和失望籠罩。需要做一個深呼吸，然後嘆口氣，無可奈何地走進家門。等待的是另一個戰場。冷熱戰中的夫妻關係，頭痛的子女教育，不盡的家庭瑣事。進家後，精神不是放鬆而是更緊張，體力上更忙碌。家成了傷心和無奈的源頭。在美國住久了，周圍的同事與朋友中有相當一部分人不願結婚。社會的發展導致了傳統“家”的變遷，并非每個人都願意或適合有一個家。有人選擇獨身生活是為了保持自由，避免約束于家的義務和責任，以及傷心和無奈。這種選擇也無可非議。

喧囂的社會，浮躁的人群，競爭的壓力，不測的前景。最難得是什麼？我以為是一份寧靜，一種真正讓身心得以舒展的寧靜。這種寧靜難享和也難覓。它更多的是心態，是一種自在，一種真實，一種超然。而能真正釀造這種心態的最佳地方是“家”，是家的溫馨。

看着那兩旁一幢幢漂亮的小樓，想象出屋內亮着柔柔的燈光，燈光下一定融着團團溫馨。真誠地祝福每個人在一天辛勞後，都能有一個他(她)想回去和讓身心都能寧靜的“家”。

2006-6-17 深夜 修改



本地讀者來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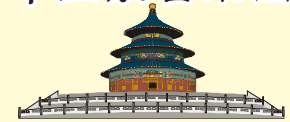
與蒙族頭人葛爾丹的叛軍作戰，大清士兵在戰鬥中，由于一時疏忽，誤將已經裝藥的大清炮隊的銅炮，又重新裝入了倍量等量的炸藥，當清兵再次點火開炮時，祇聽“轟隆”一聲巨响，銅炮及其炮臺全部同時炸毀，周圍所有的大清官兵也全部遇難。爆炸點炸出了一個直徑數米的大坑，坑內自動向外冒水，逐漸自然形成了一個很深很大的水泡子，據傳清軍大將佟國綱也在

那次戰鬥中陣亡，大清王朝為了悼念那次作戰中遇難的官兵，故命名為將軍泡子。

在草原上，偶爾在路邊你會看見這樣的旅遊景點：一棵高大的白樺樹被石塊壘在了中間，形成圓形大石堆，白樺樹上到處都掛滿了紅色布條，這就是蒙族人用來祭神的敖包。相傳周朝燕國時期，燕王為了掃北反亂，便派出掃北大軍進入內蒙古，大量掠奪殘殺蒙族人。在推進過程中，由于草原上的山丘和原始森林較多，且地形地貌都大同小異，使燕軍總是迷失方向，轉來轉去老是在同一個地方，為此他們大為惱火。不知道是哪位燕軍頭領想出了個怪招，凡是掃蕩過的地方就在路邊堆上一個石包，以做標記。然而燕軍這一用意被聰明的蒙族人識破後，他們就在燕軍沒趕來之前，提前在路邊或山丘上堆上了石堆，用以迷惑敵人保存自己。這一招非常靈，使很多蒙族人免遭殺害。後來蒙族人便視敖包為救世祖，每年的農曆六月十三日，蒙族人都會不約而同地前來敖包上香祭祀，然後在白樺樹上拴上紅布條，讓神靈保佑自己一生及全家平安。

(作者：文江保，地址：贛永豐縣恩江大道113號109信箱文學協會郵編：331500)

中國讀者來稿



徵婚啟示

上海未婚女士，37歲，身高1.67米。
學業：幼兒師範，身體健康 容貌端正
要求：50歲以下，美國公民 身體健康
聯繫電話：011-86-138182-78692
聯繫人：HELEN



伊利華報

ERIE CHINESE JOURNAL

編輯部

社長 / 主編：浦瑛
總編輯：劉元華
版面 / 網頁編輯：程里賓
法律顧問：黃唯
特約記者：鮑仁君
撰稿人：劉以棟 劉天擎
匹茲堡總編：楊士釗
哥倫布責任編輯：陳青杰